

• 创造丛书 •

黑蕉林皇后

陈肖人

海峡文艺出版社



黑蕉麓后

陈肖人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6年·福州

黑蕉林皇后

陈肖人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0.375印张 3插页 212千字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 C · 10368 · 217

书号: 10368·217 定价: 1.75元



作者像

忧患者的心迹 ——陈肖人和他的作品

聂震宁

让朋友视为知己，通常被我们引以为人生的一件幸事。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陈肖人的中篇小说集《黑燕林皇后》，肖人兄邀我写序，他信中写道：“我不在乎名家之言。我需要的是知己之论。你是知我之人。”当即我便感到既愉快且惶恐，惶恐而愉快，预感到要很费一番心思了。但我还是乐意有这么一个机会，藉以检验我们之间相知的程度。

对于陈肖人的评价，喜欢他的人说是真诚率直。而真诚率直经常跟大胆妄为连在一起，于是不喜欢他的人便说他胆大妄为。但无论前者后者，都会承认他是一个易激动的人，一个心中有话便如梗在喉不吐不快的人。与他初交，我亦有同感。暗想：以这样的气质做人，自然痛快；以这样的气质做文章，自然舒畅；我便以为这是一个痛快舒畅的人。时间长了，便发觉，在他那痛快舒畅的后面，还隐藏着许多忧患，底层人的忧患。他为自己幼年丧父惟与寡母相依为命而伤悲。他为在农村度过的贫寒的少年时代而心酸。他苦笑着谈起上大学时饿极而与同学去偷挖木薯的往事。谈起十年前

2004/16

拮据的家庭生活（下乡回来，正碰上孩子病重，一时间家里竟找不出一角钱挂号费），他会眼眶湿润起来。他爱母爱妻爱子；孩子被妻子责打，他跟我谈起竟痛苦至极；回想起女儿小时候因碰碎碗被他打过，他竟至落下泪来。我惊讶他竟有一颗如此善良柔弱的心。以这样一颗心，在社会生活和工作中，在人事纷争里，他更多的是唉声叹气，常有“躲进小楼成一统”之慨；对于社会的种种弊端，他那气愤往往是无可奈何的气愤。同他交谈，会感到沉重而忧郁。这种沉重和忧郁，有时也许源于自身的遭际，表现为一己的得失，有时也许具有社会意义的历史使命感，有时也许二者兼而有之，不能断然分割，然而，这毕竟是一个好作家应有的心理素质。不能想象，一个从事塑造人的灵魂，揭示人生意义的事业的人，一个用真诚的感情和灵透的悟性去影响他人生活的人，竟然会缺少一颗多愁善感的心灵，缺乏对社会对历史的忧患意识，一径是那么愉快地给生活披红挂绿，把适应现存的生活状况作为最高道德意义而沾沾自喜，他能够写出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人生意义的好作品来。《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鄂说：“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认为哭泣（忧患意识）乃是创作的出发点和最高境界。而肖人也是会哭泣的。他的作品，便是一个会哭泣的忧患者的心迹。

自然，“忧患与生俱来”，凡人皆有忧患。然而，有人知觉，有人不知觉；有人忧重，有人忧轻；到了作品里，也就各有情状。倘若那忧患者是一个真诚的人，那么，很显然，他的忧患意识便很可能沉郁在他的作品里，写悲剧则作伤悲愤懑的哭，作喜剧则发辛酸含泪的笑，即便歌功颂德，

也能写出历史进程的艰难。陈肖人恰又是一个真诚率直的（或曰：大胆妄为的）人，于是，一本中篇小说集中，《命祭》是对当代中国人民在政治大劫难中的命运的忧患；《举步》是对改革之举步危艰的忧患；《黑蕉林皇后》是“千林风雨鸟求友”的忧患；《斜阳脉脉水悠悠》是对社会阶层之升降，世态人情之炎凉的社会忧患。这里有外部力量造成的忧患，有灵魂挣扎形成的忧患。有由忧患而忧患（《命祭》、《举步》），有虽抒情而忧患（《黑蕉林皇后》），有为忧患而造理想（《斜阳脉脉水悠悠》）。一旦我们被引进了这些作品里，或哭，或笑，或沉思，或舒心，或愤慨，或希冀，无论有多少种感受，那内中总有忧郁存在。我们为《命祭》中的老根叔一家在政治大劫难中不能自拔的命运而痛心，但这痛心不是号啕大哭的痛心，而是欲哭无泪的痛心，是痛定思痛的痛心。我们为《举步》中的李翔在改革中所遭遇的无端攻讦而愤慨，但这愤慨不是居高临下的英雄式的愤慨，而是压抑甚重以至无可奈何的愤慨。我们为宗相嫂这位“黑蕉林皇后”的心灵追求而庆幸，但这庆幸不是皆大欢喜的庆幸，而是引人掩卷嗟叹，体味了人生爱情真谛之后的庆幸。虽然《斜阳脉脉水悠悠》不免有大团圆结局的俗气，然而我们仍能在整部作品里感受到一颗如焚之忧心。由文而看人，肖人的忧患是压抑着的，沉郁着的，抑或说是很有点无可奈何的。易激动恐怕也只是他性格的一面、表层的一面；而善良、柔弱、抑郁，则是他性格的另一面、深层的一面。

不记得是哪一位哲人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我们应

当教孩子懂得哭，不仅在自己摔倒时哭，更重要的是当别人摔倒时，他也会哭。我想，读了这段话，对于我们的作家，要求他们为谁而哭，就明白得多了。我们的忧患意识覆盖面越大，就越能包容人类意义，就越能具有历史感和超越感。肖人的《命祭》不局限在一人一家生离死别的苦难里，更不把一个人的不幸简单地道德化地推到另一个人的头上，而是对那场席卷当代中国的政治大劫难进行深刻的反思。他不发牢骚。他为人民的命运作祭。他告诉我们，历史的大难当头，几乎所有人都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都是悲剧人物。较之大量的甚至是在全国风靡一时的反映“文革”劫难的作品，《命祭》是要来得深刻而博大一些的。这是具有历史使命感的忧患意识的成功。而相形之下，《举步》则要见绌了。李翔的怨艾，更多的由于他人对自己人格的伤害。在这里，某类人对改革的不满情绪已经消隐得几乎看不清了。故事宣讲着人格，人物忧患于道德。与同时期里的不少反映改革的作品一样，将这场严峻的历史斗争道德化了。历史是残酷的，道德是温情的，它们之间常常是二律背反的。尽管作品写了举步危艰的忧患，我们感到的却不是历史的“举步”而是人生的（甚至是李翔的）“举步”，那危艰的忧患终不免有就事写事的狭小之嫌。肖人写作《举步》于前，《命祭》于后，对照一读，我不禁为肖人的思想深广程度的迅速拓展而惊喜。

肖人懂得忧患，却又不是一个悲观的人。他热爱生活，追求自然的美。因为热爱生活，追求自然的美，所以当并非美好的生活引起他的忧患时，他一方面写出那忧患来，一方

面又以自己善良的心灵来弥补生活的遗憾，安慰别人也安慰自己。《斜阳脉脉水悠悠》是他的第一部中篇（此之前有长篇和大量的短篇）。市委书记的儿子凌波演了一出“始爱终弃”的戏剧。这“终弃”乃是社会阶层的“终弃”。也许在大多数读者看来是无可挽回了。这不是读者们冷酷，而是社会的现实经验冷酷。即便事有例外，进入作品则要有例外的理由。肖人太善良了，诚恳地劝他们和好如初，使弱小的泉妹不致毁灭，使得意的凌波不致堕落，让现实生活不致令人失望。他创造了一段佳话，一段底气不足而一厢情愿的佳话。他想补天，只是他这块炼石与苍穹似乎未能合缝。他又一反前态，写了《举步》。《举步》的步子是在实地的，写的是真实的感受。然而，只觉得那步子不够飘逸，也不够有力，那感受就不免沉闷，甚至流露出遁世的空虚消沉的情绪。这样，肖人那善良的心又不忍了。他那充满了激情的胸廓憋得难受了。其后他没有再采用这种写法，而是来了个否定之否定，在较高的层次上回复了《斜阳脉脉水悠悠》的风格，写出了《黑蕉林皇后》和《命祭》。所谓较高的层次，那就是注意到了生活的严峻性和思想的深刻性。他把《举步》的优点也综合进来，加强了他的抒情风格的写实基础，那美的黑蕉林，以及黑蕉林里美妙的故事，令人一咏三叹，回味无穷，然而却不会让人感到不着边际。那潜逃的杀人犯韦吉的故事足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可是那最后慨然投案救“我”一笔，既震撼人心又使人感到可信。肖人已经能熟练地创造美了。他的心迹，不再是飘浮在虚无缥缈一厢情愿的幻想的云端之上，也不再是淹没于纷争的市俗的尘土里

面，他的心迹蜿蜒伸展在坚实而崇高的人生和历史的大山之颠，然后一直伸向人们的心灵里。

一个作家要走进读者的心灵，采取的办法依然是心灵，他的心灵。读肖人的作品，每一篇或多或少总有动人之处。那便是他心灵的颤抖。《命祭》的人物故事已成历史，但是，即便不从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方面去认识它的价值，我们仍能为人物命运的遭遇和心灵的痛苦所震撼。《斜阳脉脉水悠悠》的基本点就建立在心灵与人格基础之上。《黑蕉林皇后》简直就是一部心灵化的作品。即便如写得较实的《举步》，李翔夫妇间相濡以沫的感情，同样是动人的，这一描写使得我们对于李翔在改革中的遭遇产生出一种人格的愤怒。肖人的忧患意识、人生理想，都是通过那心灵的感动传导给读者的。依此，他形成了以抒发人格之情为主要抒情内容的作品风格。他实现了我们民族传统的对叙事文学的基本要求，那就是：以人情的感动达到事理的传导，“人情事理”。肖人的作品是具有民族气派的，是能为我们民族的普遍的审美心理所容纳的。他找到了一条可以延伸拓宽的通道。他尚有潜力，潜能就在他那颗多愁善感的心灵里；他还会发展，动力来自他所处的现实生活的激流。

做为评介文章，我已经不宜再絮叨下去。肖人作品里的许多东西，尤其是那些不温不火的语言，情景交融的描写，生动细腻的细节，温和善感的人物，顺畅善变的情节（他学过戏剧编导，写小说时似有设异峰的习惯，但从不滥用），都需要读者们自己去欣赏，我不能多谈，否则便是剥夺了读者们作为欣赏主体去感知的权利。我只是尽力把一位忧患者

的心迹告诉大家，或许大家会沿着这条心迹去读他的作品。
如果有更多的人成为肖人作品的知己者，我将十分的高兴。

一九八六年元月十九日于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

目 录

斜阳脉脉水悠悠·····	(1)
举步·····	(182)
命祭·····	(232)
黑蕉林皇后·····	(267)
后记·····	(319)

斜 阳 脉 脉 水 悠 悠

一

一九七六年的春天来到了澄河两岸。

下乡知识青年凌波经过两年多的锻炼，如今被安排到水碾房当跛哥的助手来了。

在乡间，七十二行中，田工是最下贱、最辛苦的劳作。而田工之外的其他农活，如开拖拉机、烧砖瓦、编竹器、养猪、牧牛、管水、看磨，等等，这些杂七杂八的工作，人们认为都比田工略胜一筹。虽然都是体力活，但毕竟不象田工那样日晒雨淋，在农村不受日晒雨淋，或少受日晒雨淋，那就是上等劳作了。

如今凌波被安排到水碾房来，自然是经过大队支委研究，队委讨论同意的。农村中不少年轻人把这看作是个肥缺。如今竟让凌波捞上了，他当然感到受恩不浅。因此，当

他走出住户的大门，往磨房走去的时候，脸上带着甜甜的笑意，哼起当时盛极一时的“京歌”——“临行喝妈一碗酒……”

人，不要把“幸福”这个词看得太高不可攀了。在城市，海暑之时，吃上一盅冰淇淋或喝一瓶现在时兴的可口可乐，可以惬意得摇头呷舌，美不可言；而到苦旱的大漠，能喝上半捧驼囊涎水，也许觉得这比冰淇淋或可口可乐来得更加爽神惬意。这就是“渴时一滴如甘露”的道理。否则，就难理解康熙皇帝落难时吃一块老太婆煎的糠饼，误认为是宫中盛筵没有过的佳肴美味！此刻的凌波，就是在下乡两年多的对比中感到了幸福。因此，他早早就出门，沿着澄河岸的樟树堤，走马上任来了。

回想下乡的时间虽然不算很长，却也尝了不少辛酸苦辣。就说他第一次参加割禾吧。才到雁岭那时候，正是秋高气爽的收割季节。他和社员来到金色的田野，沉甸甸的稻穗迎风摆动，栖在田边的蚂蚱，人迹一到，便张开红闪闪的翅膀，扑楞楞地飞开去。小孩们兴高采烈地追扑，说是放进火里一烤，吃起来可香了。一下子，个个都扑了一大串。凌波头一次领略这乡野之风，心里注满了诗情画意。孩提之心，油然而生，也跟着扑捉起蚂蚱来。

下田割稻的时候，开始，住户胡大妈教他如何拿镰，如何抓禾。他眼看手动跟着学，觉得这是眼见功夫，没什么深奥艰难之处。割着割着，同下田的社员纷纷割往前面去了，他才割下三抓两把，摆到田里，还头尾不分。他狠下心追赶。在前面不远的大妈看见了，提醒他注意点，慢慢来，莫

焦急。他嘴里虽然应着，心里却不介意，还是打定主意快割。谁知一下子，锋利的禾镰把他的手指一拉，痛得他“哎哟”叫出声。丢下禾镰，抬起左手一看，无名指和小手指被拉了一道又长又深的刀口，还带着镰刀的齿痕，马上鲜血就盖住了齿痕，一滴一滴地注到地里。

大妈听见凌波的叫声，回头一看，知道大事不好，赶快跑了过来，口里一边责怪他不听劝，一边眼急手快地拔起田边的黑墨草往嘴里就嚼，完后，吐出来敷在凌波手上的刀伤处。

大妈的晚女泉妹也走过来，眼看着凌波手上的淋漓鲜血，她脸色发青，腿直发抖，惶惶不知所措。大妈见她发愣，马上发话说：“发什么呆？还不赶快给我找块碎布来包呀！！”

泉妹醒悟。可这是在野外，不是在家里，哪里去找碎布？正张皇时，马上想起裤袋里有小手帕，便掏了出来，凌波见了，也掏出自己的手帕递给大妈给包扎。

敷药、包扎之后，血慢慢止了。胡大妈劝凌波回去休息。凌波第一次下田割禾，禾没割几莨，便挂彩回去，面子往哪里搁？又岂敢回去？大妈左右劝说不听，便交代他仔细割，能割几莨就几莨，不碍事。凌波满口答应，大妈这才割她的禾去。

这镰刀伤比其它刀伤都来得痛。才伤的时候，凌波还不大感觉，大妈一走，就痛得他直想呻吟。俗话说，十指归心哪，又长又深的一道伤口，能不痛么？可再痛他也得忍受下来，要喊痛，回到房间关起门来再喊。否则，人们不但笑话

他，而且影响更不好。可是，咬咬牙把痛忍下来了，跟着，腰痛又折腾得他几乎直不起来。上午三个多钟头的劳动，简直比三年的时间还难熬。回到家，手指痛加腰骨疼，累得连跨门槛的脚力都没有了！好在胡大妈是个不传名的草医，收工的时候给他找回几种草药，又给他洗手，又给他敷腰，第二天慢慢地消灾解痛。真多亏了住户！凌波第一次下田，便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还有更使他难忘的是第一次上山打柴。要不是有泉妹帮助，他或是失足深涧，或是晚上回不来，变成豺狼虎豹的可口美味。

前年冬天，雁岭生产队烧砖瓦，柴草不足，生产队派几个青年和下来插队落户的四位知青往十几里外的深山打柴。往日，凌波虽然在队里劳动练过一下肩膀，但只挑百十来斤，一两里路；这回进山打柴就不同了，翻山过坳，崎岖山道。再说，他挑的较重。人家那三位知青拣的都是松枝，乍眼看去，大捆大捆的，非常中看。而他呢，心较实在，拣的都是粗枝树干，虽不中看，却足足比他们挑的重三四十斤。这并非他觉悟比别人都高，而是经常想起临下乡前他姐姐跟他说的话：“我们父母问题没解决，别人认为出身不好。因此，劳动上更应吃一点苦，下一点力。否则，你就很难有出头的日子！”这是姐姐贴心贴肺的话，下乡以来，他都这样去做，劳动上从不要奸卖巧。这百多斤柴捆一挑上肩，开始还觉得没什么，可是，走着走着，没走几里地，便感到腰酸膊痛，步履艰难。慢慢地，他跟同去的伙伴拉下了一大截。有一位青年社员回过头来，叫他卸下一两截柴头，给他减轻负

担。他摇头拒绝了。一位长着小白脸的知青揶揄他说：“人家觉悟高，担子可以代挑，而思想改造不能代替呀！”

他听罢，不理睬，不做声。虽然这句当时广见于报刊和知青“讲用”中的套话，他也曾引用过。但他认为，漂亮的口号不是随处可以引用的。一来他怀疑这句话的真情实意，二来，他觉得姐姐那句“吃一点苦，下一点力，否则没有出头日子”的话才是内心所感。

回到半路一个山坡拐弯处，觉得难以跟大家坚持下去了。于是，他便放下柴担，坐到路旁一块石头上小憩。他往辣痛的肩膊上一摸，发觉起了几个水泡，有的已经压破，让汗水一渗，更倍觉疼痛。

冬天的白日短，山区更短。刚才离山顶还老高的太阳，不知不觉之间便跌到山峦后边去了。淡蓝色的霭雾从涧间壑底慢腾腾地升起，一只躲在对面山头的鹧鸪鸟象找不到归巢似的，撕破喉咙“回不得——嘎嘎”地乱叫乱喊。这倏然的变化，弄得在城市长大的凌波一时措手不及。他赶快站起身，扎紧裤带，抖擞起精神，把沉沉的柴担压上了辣痛的肩膊，急急赶路而去。

也许他倒了楣，才走不远，后头那捆柴，“崩”地一声散了架。后头失重，前头便往身上砸来，不偏不斜，正砸到他左腿马面骨上。痛得他“哎哟”一声，抱起左腿，滚倒路上。好一阵子，疼痛才慢慢缓下来。他卷起左裤腿一看，青肿了好大块，擦伤的皮，渗出了点点青水和红血。眼见着暮霭沉沉，“回不得——嘎嘎”的啼叫声，象是对他嘲讽，又象是给他某种暗喻。他好不伤神懊恼。毫无办法，只好忍着